



白色的畫魂 林壽宇

文、圖／鄭芳和

▲ 遠山無盡碧層層 公共藝術 機場捷運北門。

當你行經機場捷運北門站時，是否瞥見牆上有幾片白色夾著紅、綠、或灰的色塊，高低起伏，彷彿綿延無盡，看似遠山又是方塊？林壽宇〈遠山無盡碧層層〉（西元 1984 年）的公共藝術，往往在你趕赴機場或海外歸國時，與你在途中相遇。也許藝術家是想讓這個充滿灰塵的世界塵埃落定，讓熙來攘往的過客能暫時獲得心靈的歇息。就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人，詩意地棲身在大地（Dichterlich wohnt der Mensch）。」

而你也可能會不經意的邂逅另一件公共藝術〈宇宙〉（西元 2010 年），由 18 組 90 度與 18 組 45 度的不鏽鋼板組合而成空間排列串連的作品，在開放與包覆的空間中，似乎蘊藏著無盡的吐納，希望你暫時深呼吸一下，再奔赴他方。

傷痕累累的人間，屢遭颶風、地震侵襲或恐怖分子攻擊，面對一連串的驚嚇，世人亟需一個出口，一種撫慰。林壽宇的作品就靜靜佇立在那裡，等著與你相遇，如果你驚鴻一瞥與它照面，它或將即時為你注射一帖心靈的點滴。

我要演一場精采的國際戲

林壽宇的世界是一個潔白如雪的白色世界，他的國際聲望在 60 年代就登上頂峰直到 70 年代中期。西元 1964 年，32 歲的他即獲選參加德國卡賽爾第三屆文件大展，為臺灣第一人，西元 1968 年入選美國匹茲堡卡內基國際美術展，榮獲「威廉佛瑞紀念收藏獎」，當時著名的畫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與他同時獲獎。許多國際知名畫家在 60 年代都先後拜訪過他的工作室，如西班牙極富盛名的米羅（Joan Miro），或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羅斯可（Mark Rothko），或義大利空間主義畫家封答那（Lucio Fontana）……等等。

林壽宇說：「假設人生是舞台，我便要演一場精采的國際戲。」他的確將人生的大戲演得精彩絕倫，作品獲得國際三十餘家美術館收藏，甚至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在西元 1983 年首度打破傳統，典藏他的〈現代畫浮雕雙聯作〉為故宮入藏的第一件現代藝術作品。世界的觀眾 / 收藏家究竟林壽宇如何將白色修練成一種境界？

霧峰林家的一頁傳奇史詩

這位踽踽獨行的藝術家林壽宇，他的出生的確是不同凡響。那霧峰林家的宮保第，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清代官府宅第，氣勢非凡的院落，燕尾翻飛是面寬十一開間的五落大厝。光宗耀祖的「宮保第」官匾高懸堂上，宣示著大清盛世的國威皇恩，那是林壽宇的高祖父林文察以 36 歲的英姿為國殉身後，宮廷下詔，從優撫卹，追封「太子少保」尊榮，准予建立專祠。



霧峰林家是臺灣的五大家族之一，橫跨臺灣至今 270 餘年，歷經無數的戰亂變動，家族傳奇宛如一頁臺灣史詩，演繹著一部臺灣血淚斑斑的近代史。

林家的開臺祖林石，18 世紀由福建冒險犯難渡海來臺，落腳今臺中大里，他既要嚴防原住民出沒攻擊，又要防鄰境族群集體械鬥，處境險象環生。他以番界墾拓起家，晉身富豪之列，卻因林爽文事件，他前去勸阻受到株連，家業毀於一旦。長子林遜之子林甲寅隨著母親黃端娘四處逃生，移居阿罩霧（今霧峰），在苦厄中經商致富，林家再度崛起，家業一分为二，為下厝林定邦，頂厝林奠國。林家子弟除接掌父業之外，平日也習武、自製火槍以自衛。

林家四代武將，尚武族脈相承

19 世紀中葉阿罩霧許多大墾戶各據一方，卻常因水利灌溉大動干戈。林定邦為人排解糾紛，不意遭豪強擊斃，長子林文察聽聞耗訊，生擒仇敵，押至先父墳前「剖心以祭」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犯下殺身之罪的林文察，因官府徵召以待罪之身大敗窮擾臺灣沿海的「小刀會」，將功贖罪，又接續平定太平天國，足智多謀、驍勇善戰，最後升任福建陸路提督，他的弟弟林文明也升任副將，林家一門雙傑，勢力臻

至巔峰，蛻變為紳宦之家，以武德傳家。

西元 1884 年清法之戰在北臺灣，劉銘傳來臺抗抵法軍，林文察之子林朝棟率領鄉勇在基隆獅球嶺力抗法軍立下戰功，又協助劉銘傳開山撫番，獲得樟腦專賣權，又任中部撫墾局局長。他組織「棟軍」，平定施九緞事件，聲望如日中天，締造林家另一傳奇。

林朝棟三子林祖密，曾變賣田產數百甲，響應孫中山號召參加討袁護法戰爭，任閩南軍司令，最後任福建水利局局長，他是近代的大企業家，在中國大陸開發輕便鐵路、開鑿運河、拓殖現代化農場，極具擘畫長才。林祖密長子林正熊為蔣中正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援閩總指揮第一獨立梯團團長並第一路司令官。

鄰家下厝四代武將，由抗太平軍的大清福建陸路提督的林文察，到抗法名將大清棟軍統領的林朝棟，再到閩南軍司令的林祖密，最後是國民革命軍總指揮，第一路司令林正熊，各個戰功彪炳，為國爭光，尚武族脈代代相傳。

林家另一縷文脈為林奠國傳承而下的頂厝，三子林文欽好學不倦中舉人，雅好戲曲。兒子林獻堂，西元 1921 年被選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袖。請願活動歷時 14 年，請願 15 次，又與蔣渭水等共同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啓迪臺灣子弟的民族

意識。身為日治時期臺灣 20、30 年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在二次戰後國民政府領臺時，卻處處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所排斥，最終病逝東京。

林獻堂節省羅太夫人壽誕費用與堂兄弟出地、捐款與臺灣各大家族仕紳共襄盛舉，謀建一所專供臺灣子弟就讀的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是臺灣近代民族教育文化運動的先鋒。而林家開辦的「樂社」是臺灣三大詩社之一，是延續漢學，保存漢文化的重要推手。林獻堂長子林攀龍，日治時期所開設的一新會與一新義塾，提升霧峰地區的文化，且西元 1949 年創立萊園中學（今明台中學）對教育推展不遺餘力。

政局丕變，離臺奔赴香港

西元 1933 年林壽宇出生於霧峰林家宮保第，高祖父是下厝林文察，曾祖父是林朝棟，都是功在國家，赫赫有名的武將。林壽宇出生時便在武脈、文脈的香火中受到薰陶，他身為林家長孫，深獲祖父母及雙親的寵愛，從小過著如皇孫的貴族生活。

6 歲時林壽宇卻被父親送至臺北的旭小學就讀（今東門國小），寄宿在日本官宦家庭裡，他頓時由不可一世的富少爺跌入人間地獄。在寄宿家庭裡他不但要為日



▲ 宇宙 公共藝術 機場捷運北門站。

本小孩削鉛筆、陪讀書，又要表演武打招數供他人戲耍，他忍氣吞聲受盡霸凌，每每利用廁所的餘光苦讀，成績名列前茅。這段寄人籬下的小學生涯終於在臺灣光復後結束，他考入臺北的建國中學初中部，繼而就讀師大附中。父親出手闊綽送他一輛紅色跑車，林壽宇一掃小學時受盡日人欺凌的怨氣，展現十足闊少爺的青春貴氣，熱情地開著跑車，載著妞，奔馳臺北街頭。



只是他的狂飆不到一年便盪到谷底，隨著國共內戰的變局，他的心也處於風雨飄搖中。西元 1949 年想必霧峰林家已感到風聲鶴唳，林壽宇正讀師大附中一年級就以偷渡的方式在基隆港搭船離台，經澳門落腳香港。西元 1942 年林壽宇在香港拔粹書院完成高中教育，旋即赴英國。西元 1954 年他就讀倫敦綜合工藝學院（今西敏大學）建築系，晚上又進修繪畫和工藝。

留學英國，藝術起步，婚姻止步

他仍是一位貴公子，身上閃著富紳族裔的光環，可是好景不常，就在他大二那一年，父親忽然斷了他的金援，只因他粉碎了父親一手替他打造的留學計畫。他與一位 19 歲的法國女孩結婚，新婚不久，他們的生活十分窘迫。他不得不賣掉祖母送給他的一顆 13 克拉的鑽戒當學費，同時課

後在餐廳端盤子，也為人洗馬廄，又當小工，妻子也到處打工。兩人好似由神仙伴侶墜入凡塵，嘗盡世間酸甜苦辣，而孩子接二連三誕生，讓新手父母措手不及，昔日的羅曼蒂克早已被生活的柴米油鹽弄得疲憊不堪，終於在彼此的心田留下一道裂痕。

原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林壽宇，從不知窮為何物，西元 1958 年他自建築系畢業後生活十分拮据，不得不拾起畫筆塗塗抹抹，希望賣畫為生。他，一個富甲一方的霧峰林家子弟，在異國倫敦街頭，沿著畫廊一家家地推薦自己的畫作，每家畫廊的負責人一看到這位東方面孔的年輕人，連畫都沒看一眼，就說：「我們畫廊的畫家已經滿了，你到別家看看吧！」走到最後一家他正黯然神傷，瀕臨棄絕，忽聽得畫廊負責人說：「把作品留下來賣賣看。」

絕處逢生的他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地踏出畫廊。

更不可思議的是，林壽宇的畫第二天就賣出去，他獲得 50 英鎊的畫酬，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金貝爾畫廊像是發現了一位新銳藝術家，再接再勵預計一年後就為他舉辦首次個展。只是他日日周旋在尿布、奶瓶、畫筆之間，心力交瘁，無法兼顧藝術與家庭，就在個展前幾個月他正在做最後的衝刺，他的婚姻卻畫下了休止符。當他的藝術正要起步，他的婚姻卻止步，妻離子散，輸贏都是遍體鱗傷。

他由四口之家，忽然孑然一身，孤單地在倫敦的小公寓，白天仍繼續打工，晚上作畫，為了生活不得不賣掉兩隻名錶及三百張珍藏版唱片。現在他的肩膀重擔只剩藝術，家已破，唯有畫畫一途。第一次個展（西元 1959 年），林壽宇 27 歲，英姿煥發，眼神篤定，眉宇間卻藏著一股悲苦。他已一無所有，有的僅是這一室展出的畫。

饒富禪意，抒情抽象畫

林壽宇 50 年代末第一次個展的畫風是抒情抽象畫，有的是圓點、三角形或方形的油彩塗抹，筆觸率意、粗獷。「日月系列」畫面中央是一系列圓形所產生的多端變化，色調時而沈鬱，時而明亮，演繹著宇宙運行的形與色，強烈的虛實張力，

雄渾的氣勢，書寫性的線條、厚塗的肌理，整體的意象遙接日本的禪畫，日本禪家直契本心，當下一揮的一筆是「一圓相（いちえんそう）」，有如天心月圓，月照千峰般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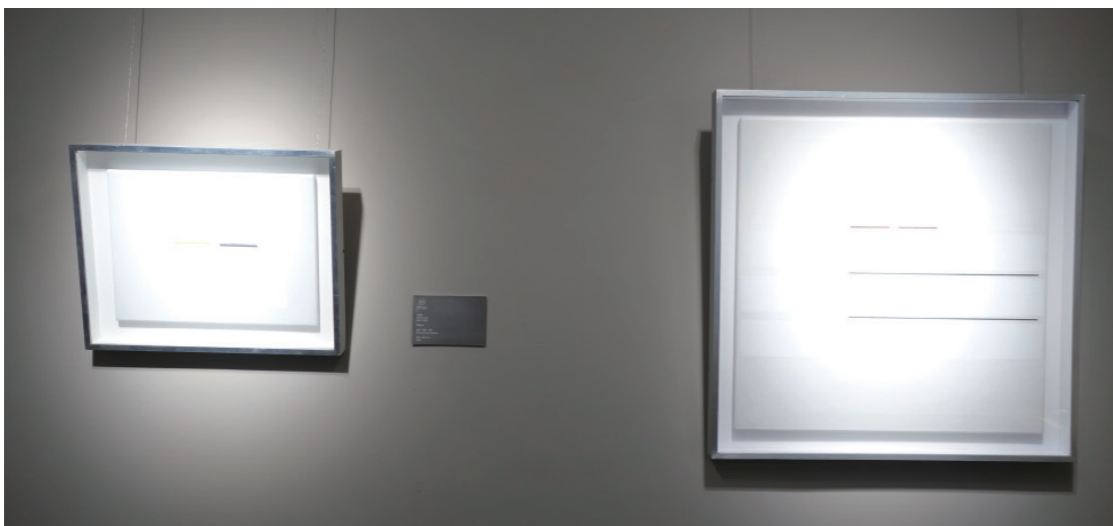
林壽宇饒富禪意的減筆畫，與當時西方世界在二次大戰後，紛紛向東方探求道家思想與禪學的風潮不無相關。日本禪家鈴木大拙（すずきだいせつ）的禪宗專書在 20、30 年代已風行歐美，而禪繪畫、書法、武術及俳句，成為 50 年代西方視覺藝術家與作家創作的重要指引。

此外，林壽宇深受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羅斯可的召喚，那巨大的畫作，寧靜、簡約的色塊，含攝著有如東方道德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宇宙初始，盈滿大氣的渾沌靈光。林壽宇的〈藍調〉、〈暴風雨〉等畫面是水平式刷色，平整勻稱，邊緣模糊，色調中泛出光芒，既抒情又富詩意。空間無垠，一片廣袤的天地，暗藏老莊「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逍遙境界。如此不太打磨的極簡，單純素樸，終將引發他在 60 年代誕生新的藝術生命。

從抽象表象主義畫家的作品上，林壽宇發現尋根東方的重要性，他一次次奔往大英博物館，仔細端詳中國繪畫，也把他幼年在霧峰老家看父親懸掛中國畫熟悉印象召喚回來。他希望在東西文化之中，殺出一條創作的血路。當他全盤考量後，他



▲ 林壽宇立體造型作品《存在與變化》西元 1984 年。



▲ 白色系列，一層層白色的堆疊，泛著光，極簡又富詩意。

竟毫不迷戀地拋棄先前他曾大量使用的東方筆觸，他摸索著從禪味或文人畫式的線條中來個脫胎換骨。「要全新的東西，就是要把老套的方式去掉！」林壽宇意識到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已經畫得那麼東方了，他是否要與他們一樣？他是東方人，身上仍流淌著先祖革命的基因，他想從自己母文化的基因庫中重新編碼，加入西方的新血，再造新生命。

揉和建築與設計走上幾何抽象

60年代林壽宇在藝術上最驚人的改變是由50年代的抒情抽象走向幾何抽象，由感性走向理性的「冷抽」繪畫，尤其是開啓日後他的成名代表作「白色系列」，令世人嘆為觀止。如此幡然的蛻變，與抽象

表現主義背道而馳，也許與他本身所學的建築專業有著不可切割的臍帶關係。

在建築設計上新造型主義的蒙德里安 (Piet Cornelies Mondrian) 追求純粹幾何學的抽象世界；絕對主義的馬勒維奇 (Kazimir Malevich) 的幾何學抽象繪畫運動，追求繪畫的純粹與至高無上；構成主義的塔特林 (Vladimir Tatlin) 開拓新材料與空間構成；包浩斯 (Bauhaus) 的羅格畢斯探求工業技術與藝術的結合。這4個20世紀建築設計的重要風格，對林壽宇「白色系列」的系譜建構，有著彼此呼應的脈絡相連。

此外，現代建築的巨匠密斯凡德羅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的建築原理，以純粹的幾何形體呈現形式的簡單性，以鋼與玻璃

材料表現清亮的建築形式。柯比意 (Le Corbusier) 的建築設計複雜的裝飾性，採用簡單、粗壯的幾何形式，表達工業化的技術之美，同時英國著名畫家尼柯爾遜 (Ben Nicholson) 的白色浮雕對他也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林壽宇「白色系列」的系譜既是建立在4位建築設計大家上，也參酌了2位現代建築巨匠的風格，林壽宇把所有表現的元素都降到極簡，排除不必要的筆觸、肌理的裝飾性，無非是建築與藝術會通後，呈現幾何學的和諧。

潔淨的邏輯，白色的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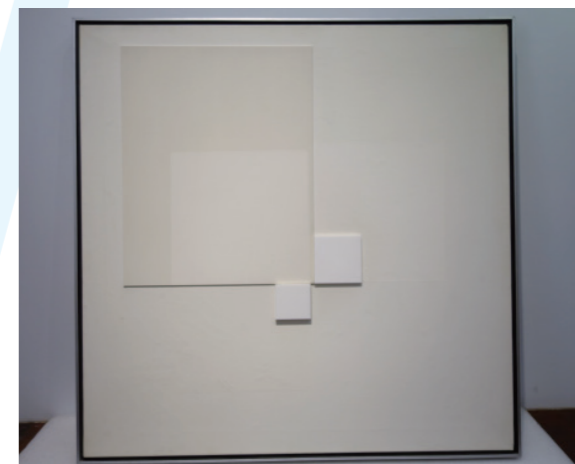
林壽宇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的白色系列，層次豐富的白色長方形，粗細不一並列在白色畫布上，白中又白，平整得無筆觸，有時是直式，有時是橫式，長方形巨陣整整齊齊。這般冷凝的白色幾

何抽象，在形式、比例與空間平衡上，有著如數學般嚴謹的邏輯，林壽宇把他內在的情感壓縮到最低限，形塑了外在極簡、低限主義的白色系列畫作。而那純純然的白色畫面，既如密斯「少即是多」的潔淨、透明的幾何構成，又含藏著東方留白的美學或空、無的哲學觀。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白色看似空無一物，又是容納宇宙一切萬有，生化萬有。林壽宇說：「白色反射一切色彩。」米羅讚嘆林壽宇的畫，認為「在白性的世界中，無人能及」。

林壽宇對他那純淨安然，一塵不染的白，有著絕對的禮讚。他說：「白色是最平凡的顏色，也是最偉大的顏色；是最無的顏色，也是最有的顏色；是最崇高的顏色，也是最通俗的顏色；是最平靜的顏色，也是最哀傷的顏色。」白色被他運用到玄



▲ 作者實際觀察林壽宇作品中「白中白」的多層次光譜。



▲ PAINTING RELIEF 西元1964年 油畫浮雕 油彩、壓克力板。



奇、奧妙的境界，既平凡又偉大，既是無也是，既有，既崇高又通俗，既平靜又哀傷，已超越了肉眼所見。其中「白色是最平靜的顏色，也是最哀傷的顏色」是他最後才道出的白色的感覺，不知是否那十分絕對又邏輯的白色，隱藏著他心中平靜的哀傷？

白是悲愴的白抑或是聖潔的白

少有人知道，西元 1949 年林壽宇奔赴香港那一年，林家遭遇一連串的災難。這一年 8 月 18 日凌晨，林壽宇的伯父林正亨被逮捕（翌年在馬場町被槍殺），而霧峰林家的大家長林獻堂在 228 事件發生時，曾庇護嚴家淦生命安全，在 228 事件後被列為「臺省漢奸」，9 月他趕在國府未遷臺前離臺赴日，最後客死異鄉東京。林壽宇的表弟蔡意誠這一年被捕，林政亨的遺孤林大為 10 月被帶往香港，後轉赴北京。一連串的生離死別就在林壽宇出離臺灣之際，他一走便遠遠隔離在臺灣血腥的白色恐怖之外，無沾無染，卻在海外的國際藝壇爆發白色的強大威力，那會是他難以啓齒，深鎖靈魂深處的白色印記的能量釋放嗎？繼承著霧峰林家宮保第先祖的榮光的林壽宇，那層層交疊的白，是聖潔的白，抑或是戰慄的白？是平靜又哀傷的白色救贖嗎？

孤絕的臺灣現代主義革命導師

西元 1982 年林壽宇首次在臺灣舉行個



▲ 百花春至為誰開 西元 1958 年 油彩、畫布。



▲ 岩 西元 1958 年 油彩、畫布。

展，他的白色系列引起藝術界相當的震撼，兩年後他舉辦第二次個展「存在與變化」，展出一組 90 度或 45 度的方形、三角形立體造型的幾何形體，在空間中形成虛實交錯的變化。個展後他在平面繪畫上的表現似乎已達飽和，他心中懸念已久的立體造型作品，才是他藝術的另一個起點，他終於真正擁抱三度空間、低限造型的無限生命力。西元 1985 年林壽宇獲得臺北市立美術館「中國現代雕塑展」首獎，這件〈我們的前面是甚麼〉的三度空間立體造型作品，是由一塊正方形鋼鐵，切割成四塊，每塊由一片三角形和四方形合成的切面構成。林壽宇在機械式的單一、重複的幾何形體中以不同方向的擺姿，再加上觀者的流動其間，在三度空間中加入時間的四度空間，形成作品靈動的存在變化。

同時林壽宇以革命導師的姿態，帶領一群志同道合的新世代藝術家在春之藝廊先後舉辦異度空間展、超度空間展，利用材質、造型、色彩，呈現出具有結構性、建築性的空間構成作品，帶動官辦美術館的展覽走向，往工業化的幾何造型為材料的簡約之美的低限主義風潮邁進。

此後林壽宇返回英國，也許是第二任英國太太異國婚姻的衝突，自 70 年代中期與馬勃羅畫廊的解約等種種因素，使他



▲ 正方形、圓、三角形 西元 1958 年 油彩、紙。

的創作熱情不復以往，隱遁海外十餘年，他的作品少之又少。直到西元 2010 年高雄美術館為他舉辦「一即一切：林壽宇 50 年創作展」，他的作品才再度為人看見，熟悉的名字又再度在國內響起，林壽宇早年在國際成名的白色系列，以不同層次的白，譜出珍珠般光潔的白色光譜，獨步藝壇，中年返國以革命先鋒，帶動臺灣畫壇有別於五月、東方畫會的抽象表現主義的抽象藝術革命，進而以空間建構及裝置藝術探究三度、四度空間，引領臺灣的低限主義發展。晚年葉落歸根定居臺灣臺中，西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這位既十分現代主義又饒富老莊思想的臺灣現代主義的革命導師，在第三任太太陪伴下告別人間，享年 79 歲，唯留下簡之又簡、白之又白，至簡至淨，一縷孤絕的畫魂，透閃著不滅的靈魂之光，在人間放光。源